

列兵毛泽东

——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军生活

吴海勇 /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列兵毛泽东

——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军生活

吴海勇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列兵毛泽东：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军生活/吴海勇著.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10

ISBN 978 - 7 - 5073 - 2769 - 4

I. 列… II. 吴… III. 毛泽东 (1983 ~ 1976) - 生平事迹 IV. 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9723 号

列兵毛泽东

——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军生活

著 者/吴海勇

责任编辑/王春明

封面设计/张 戈

责任印制/寇 炫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网 址/<http://www.zywxpress.com>

邮 编/100017

编辑热线/6655285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金保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人卫印刷厂

680 × 960mm 16 开 16.5 印张 175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73 - 2769 - 4 定价：32.00 元

本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 1915年4月5日

去时，可将你在辛亥革命时在湖南军队中工作过并和我同事（你当副目，我当列兵）一点向他作报告，再则将你的历史向他讲清楚。

——毛泽东《关于彭友胜工作安排问题的信（一）》

1951年3月31日

目 录

逝水追云	(1)
1. 1911 年/18 岁	(8)
进入长沙	(8)
叛逆的年龄	(13)
保路与剪辫	(19)
2. 投笔从戎的冲动	(31)
武昌枪响之后	(31)
目击长沙反正	(39)
焦、陈殉国	(49)
投军遇阻与通过	(59)
3. 行伍的规训	(69)
新军行伍中的列兵	(69)
军服戎装	(74)
军体操练	(80)
军饷、开销与连队勤务	(86)
军事生死考验	(95)
4. 兵友与军宿	(102)
军中学生朋辈	(102)
长官与弟兄	(104)



兵痞何惧	(112)
兵友后话	(118)
5. 兵营读报	(136)
军中秀才	(136)
阳夏战守与援鄂湘军	(141)
革命战争教育	(158)
“社会主义”	(169)
6. 胜利的退伍	(179)
媾和与一统	(179)
退伍抑或解散	(189)
馈赠惜别	(194)
兵营外的选择	(196)
列兵的远影近响	(205)
附录：《毛泽东自传》（片段）	(219)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片段） ...	(223)
《红星照耀中国》（片段）	(228)
《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片段）	(233)
主要参考书目	(241)
后记	(253)

逝水追云

暮夜深沉，1936年10月。

沙石窑洞，陕北保安。

烛光，从窑洞里透射而出。

这是一眼石孔窑洞，据说还是北宋名将杨继业镇西时开凿的。窑洞共两间，天花板和墙壁都是开凿出来的岩石，地上铺着砖块。室内陈设简陋，一顶蚊帐是唯一的奢侈品。更为抢眼的是墙上挂的一些地图，透显着居者身份的特殊。

一张铺着红布的桌子，蜡烛爆着火花，忽而摇曳，映照桌旁蜷坐的人物^①。

埃德加·斯诺^②，来自美国的记者，侧影，欧罗巴的瘦狭

① 资料链接——《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在这以后的好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像在密室谈话一样，蜷坐在那个窑洞里的一张铺着红布的桌子旁边，蜡烛在我们中间爆着火花，我记笔记直到困得要打盹了。”

② 资料链接——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抵达保安采访。历时3个多月，多次同毛泽东进行访谈。翌年3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会见了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特意让她给斯诺捎去亲笔信以致问候。同年，《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美国出版。1939年9月，斯诺再赴延安，多次同毛泽东交游。斯诺根据这两次采访经历写成的《红色中国杂记》于1957年出版。因为“亲共”，斯诺遭受国民党与美国当局的迫害，1959年被迫移居瑞士。1960年，斯诺冲破重重阻挠，到北京见毛泽东，当时二人已阔别21年。1964年10月，斯诺第二次访问新中国，并同毛泽东进行了4小时的长谈。1970年，斯诺第三次访问新中国，与毛泽东同登天安门城楼共庆新中国21周年庆典。1972年2月15日，斯诺病逝于日内瓦，时为尼克松访华的前三天。



脸型。

另一张西方人的脸，也是美国人，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医学博士马海德与斯诺一样，也是到中国有年。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红色事业的神秘向往，二人结伴辗转千里，穿越重重封锁，来到陕北。

军书旁午的毛泽东，一头浓密乌黑的长发，双目炯炯有神，鼻梁高挺，颧骨突出。毛泽东，年届不惑而精力弥满，态度娴雅。夜晚，是他的主要工作时间，但此时毛泽东不再执笔阅件，而是一烟在手、缕缕不绝，幽默笑谈——马海德更像一个旁听者。

为毛泽东、斯诺交谈承担口译工作的是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吴亮平（吴黎平是其笔名），就坐在斯诺的身旁。吴亮平，早年求学于厦门大学、大夏大学，曾经留学苏联，并有译著出版，外文颇好。他是受毛泽东之邀来做翻译的。

在毛泽东叙述时，吴亮平做一点简要记录，随即译给斯诺听。当吴亮平口译时，斯诺快速笔录，力求其详——因为传译的内容正是他所梦寐以求的。

贺子珍不时为大家添水服务，忙毕即落座一旁，专心静听——毛泽东所说的过去经历连她这位妻子也不怎么知悉^①。

斯诺到保安已有3月，见毛泽东也不是第一次了。7月9

^① 资料链接——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写道：“在毛泽东追述往事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旁听者至少和我同样感兴趣，这就是他的妻子贺子珍。很明显，他所谈的关于自己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事实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对毛在保安的大多数同志来说，也是这个情况。”

日，斯诺一行来到陕北安塞白家坪，受到周恩来的接待。此后，在红军的护送下来到了保安。当天晚饭时，毛泽东就到斯诺所住的招待所来看望外国友人。随后的7月15日、16日、18日、19日，毛泽东数次与这位西方记者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经毛泽东的特殊许可，斯诺得以在陕北广泛采访，甚至去了国共交战的前线。这期间，又在9月23日穿插了一次有关党的统战政策的访谈。

以记者特有的职业敏感，斯诺对这位红军主要领导人的生平经历产生浓厚的兴趣（就如同他当年采访宋庆龄一样）。从前线重返保安，他多次请求毛泽东谈谈自己的个人经历。（吴黎平《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前言”）

斯诺交给毛泽东“一大张关于他个人的问题表”，但十几个晚上谈下来，毛泽东说了很多，唯独不涉及个人问题。

斯诺写道：“一天晚上，当我的其他问题都得到答复以后，毛就开始处理我标有‘个人历史’这个题目的问题表。”还是斯诺的一套说辞打动了毛泽东——“人们读了你所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流传的关于你的一些谣言。”毛泽东觉出对方言之成理，他再次浏览了一下问题表，提出自己的建议：“如果我不回答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提供给你，你觉得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使人更容易理解些，而且最后一样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斯诺大声说道。（《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



于是，多了数晚的“密室长谈”，情景如前文所述。

斯诺回忆：“在此后连续几个晚上的会见中，毛带来了他本人写的提纲。他给我的不是需要我花很大工夫去整理和连缀在一起的素材，而是一份大致完整的自我分析以及对一代革命者的叙述。”（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

除提交文本依据之外，毛泽东还同斯诺进行面对面的倾心交谈。谈话一般在晚上9点多开始。在正式开谈之前，毛泽东通常要讲一两个短小的故事，斯诺后来追悔没有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随后婉转地步入正题，伴着绵软的湖南口音，在香烟缭绕的祥云迷雾间，毛泽东过去的生活图景第一次明朗起来。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湘潭县的韶山冲。我的父亲是一个贫农，当他年轻的时候，因负债累累，便去投军，他当了一年多的兵。……”（斯诺录、汪衡译《毛泽东自传》）

投军，当兵，话没说两句就提到了军事。虽然只是谈论自己父亲的投军经历，但对于一位红色军事统帅，还有什么比这更合适的出身？

军事，对于备受国民党军与地方武装“围剿”的红军武装割据政权来说，是头等大事。秋收霹雳，引兵井冈，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四次反“围剿”“横扫千军如卷席”，特别是在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复出统兵、麾军突破天罗地网，胜利完成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征，一系列军事经历使毛泽东威名远扬。

“毛泽东——苏维埃的巨人。他是红党的最高领袖，一九三四年被举为苏维埃主席。……他此次领导了有名的长征，可

见其军事天才殊不下于其政治经验也。”（施乐著、王福时等译《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斯诺为1937年3月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所附毛泽东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的戎装照，如此写作解说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斯诺在离开保安前为毛泽东拍摄那张世界级的照片时，积极建议毛泽东戴上一顶军帽，这样才更符合一位红色军队的统帅形象。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军帽，斯诺暂借了自己头上的军帽。

实际上，毛泽东的韬略武功，即使不戴“附加的军帽”亦堪自雄。他也不需要借父亲投军的履历来作衬托——因为，他本人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有过从军的经历。在不久的谈话中，毛泽东即娓娓道来。

不管怎么说，斯诺功劳不小——是他让毛泽东敞开心扉，打开了话匣子。毛泽东更是站在统战宣传的高度，善待斯诺人等，每当深谈到午夜十一二点，毛泽东总要招待他们吃一顿便餐，有馒头有简单的菜，菜里还会有一点肉，这在当时困苦情境是难得的厚遇。

这对于毛泽东是晚饭，饭后有大量的军政事务等着他去处理；对于斯诺来说，这顿饭则是夜宵——用心听记累得他笔倦目困，享用后可能即去休息，有时也会振作精神续谈到夜间两点。斯诺的努力与付出没有白费，毛泽东前期经历借重他的笔得以传布。特别是那段奇特的辛亥从军经历，经斯诺整理，为后世留存了3页左右的文本记录。

年光如同逝水，一去不可复还。

几多经历转眼成空，几多人物化作了烟尘，只有追忆扫拢



落花般纷谢的往事，它是即将飘逝天际的风筝的线。

毛泽东自述，是时代伟人对自我生平经历的最初的、也是唯一的一次连贯叙述，其无与伦比的价值因为传主的亲身讲述而愈显珍贵。多少事由于当事人的缄默而令历史学家扼腕兴叹，而毛泽东泰然述之。试想，假如毛泽东对投军经历讳莫如深，那么后人将花费多大精力来找寻接续历史的线索。更为难得的是，毛泽东那番晤谈一经文字捕捉便被永久地保存下来。

光景俱失而文字在。纸笔无言，流传千年。

斯诺把自己的记录整理成文，“由黄华同志译成中文，经毛泽东同志仔细审阅后作了少数修改，交黄华同志照改后退给斯诺。”（吴黎平《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前言”）1936年11月，斯诺回转北平，将毛泽东自述等文稿的誊录任务托给了他的妻子。海伦·斯诺以其特有敏感，没有听从丈夫为出版畅销起见而提出的压缩毛泽东生平资料的意见；埃德加·斯诺还嘱咐海伦删掉“所有那些人名、地名和部队名称。你不能在书里印出许多那样的中国名字来”，然而海伦坚持“准确无误地抄下了每一个手写的单词，就像当初向埃德加讲述的那样。”（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

显然，海伦的执著改变了斯诺原来的写作构想。延安之行的采访成果陆续发表，1937年美国ASIA月刊（《亚细亚》）的7月号至10月号连载了斯诺供稿的《毛泽东自传》。复旦大学教授孙寒冰发现后，如获至宝，即请汪衡翻译，译文在8月1日到11月8日，分六次连载在他们合办的《文摘》月刊上。11月1日，文摘社出版的单行本图书《毛泽东自传》在黎明

书局印行销售。距离《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中译本又名《西行漫记》）英文版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的出版时间是如此的逼近，且二书有关毛泽东的生平介绍亦无根本区别，就是毛泽东第一人称自述的口吻也被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

此后，延安地区出现了《毛泽东自传》的张宗汉译本、张洛甫译本，但恐与汪衡译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不同时段，不同版本的《毛泽东自传》层现迭出^①。

思想化为言语，言语录为笔迹，而笔迹一旦托付铅字，其影响便以几何级数无限扩展。

一切皆如云烟，毛泽东的当兵经历早已随风而逝，当事人乃至见证者先后谢世。就是纸笔也经不起时间的消磨，吴黎平当场所作的简要记录、反复修改的文稿等皆荡然无存，唯有斯诺的记录引导人们进入毛泽东的世界，特别是那罕见提及而实为一代伟人军事生涯的真正起始，蕴涵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最能表现领袖性格特质的辛亥从军经历。

^① 关于《毛泽东自传》产生过程与版本流布情况，与一般说法有出入者，皆依据丁晓平《解谜〈毛泽东自传〉》。

1. 1911 年/18 岁

进 入 长 沙

元宵节过完，春节的乐享也就宣告彻底结束。牛要上轭人要下地，学子辞家远游，倒不失为对这种俗累生活的解脱。韶山冲毛顺生家的长子这回要走得更远，目的地是离家 200 里外的长沙城。

时为清宣统三年，按照中国古老的天干地支纪年法，这年为辛亥年。1911 年天崩地坼的巨变，成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

早在 1910 年夏天，毛泽东鼓动亲友说服父亲，放自己到 50 里外的湘乡，进东山高等小学校读书。新学教育，无疑拓展了毛泽东的视野，同样重要的还有他的课余阅读。同学萧三借阅的那本《世界英雄豪杰传》最让他记忆深永：“八年之苦战后，华盛顿胜利而造成其国家。”（《毛泽东自传》）

东山高小的读书生活真正点燃了毛泽东救国济世的激情，他慨然自号“子任”，初步展露了其不同凡俗的气度。置身高小同学，毛泽东的高大身材无异于鹤立鸡群。与同学五六岁的年龄差距，再加上本地子弟的纨绔作风与狭隘的地方主义观念，让毛泽东觉得格格不入。所幸毛泽东过人的文笔得到任课

教师的赏识，学业的进步又使人生理想的风筝飞得更高。毛泽东要更上层楼，最想去的地方是长沙。

长沙，据湖南之冲要，控荆湘之上游，吐纳洞庭，依附衡岳，荆豫唇齿，黔粤咽喉，保障东南。自康熙三年实现两湖分治，确立长沙为湖南省省府后，长沙一跃为该省的首善之区；1904 年开埠以来，更是华洋杂处，商贸繁荣。当时流行的“无长沙不成衙门”之说，透着湖南人睥睨天下的霸气。这怎能不让毛泽东对这座省城满怀憧憬：“我听到说这城市是非常大的，有许许多多居民，许多学校和一个巡抚的衙门。这简直是一个伟大的地方！”（《毛泽东自传》）

机缘来了，东山高小教员贺岚岗接受湘乡驻省中学之聘，要到长沙任教。贺岚岗答应毛泽东引荐他到自己要去任教的学校深造。

但是，如果不为湘乡驻省中学录取，那么自己命运又该如何？岂不是进退维谷，赵赵歧路……

毛泽东再也不愿像以前那样中途辍学，回家务农了，他有自己的“小九九”：听说“九哥”王季范就在长沙谋事，对，要是考不取湘乡驻省中学，就投奔“九哥”去。王季范，是毛泽东的亲姨表兄弟，正是这位九哥去年秋听说毛泽东被送到湘潭一家米店学生意后，会同毛泽东的几位塾师和亲友劝说姨夫毛顺生；也正是这位九哥慷慨解囊，答应承担毛泽东的部分学费，并一次就拿出 100 元，终于使务实精明的毛顺生松了口。毛泽东那时可能还不知道王季范就任教于湘乡驻省中学。总之，有这位九哥在长沙，毛泽东的心定多了。



毛泽东带着贺岚岗的推荐信，怀揣一颗热望的心，身挑一担行李，踽踽而行。

湘潭距韶山冲有 80 多里地，毛泽东以前到过这座县城。就在去年中，父亲起意要将大儿子托付给湘潭的族堂兄弟槐林公，要在他开设的“宽裕”枯粮行学生意。起初毛泽东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新式学校，于是决心不顾父亲的反对，到那里去上学。”（《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于是，毛泽东使出他的“统战”本领，与母亲巧设“酒筵”之计，聚齐亲朋好友，左右游说规劝。特别是那位槐林公，不但拒收这位学徒，还积极规劝毛顺生送子求学：“老弟，如你有困难，我一定分担。”（毛信华《毛主席在湘潭市部分历史事实的回忆》）

缘此，毛泽东抓住了一次求学的宝贵机会，在报考东山高小前，他先是同世交兄弟郭梓材一起步行到湘潭县城投考昭潭高小学堂。郭梓材考取了，毛泽东却因年龄大两岁而落榜（郭梓材《我对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的回忆》），使他不得不另行投考东山高小。萧三在《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提到毛泽东途经湘潭时写道：“他由家里步行到湘潭县城”，（在这里曾经去考一个高等小学，那学校的校长说，他太高了，不收）即略及这段往事。

湘潭，那个未曾收留自己的地方，毛泽东现在一心想的是超越这座县城，到更大更为向往的省城长沙去发展。湘潭，对于 1911 年的毛泽东来说，只不过是中转站罢了。

到长沙，可从湘潭县城乘坐小火轮前往，这在毛泽东又是

人生的第一次。这时候，毛泽东巧遇东山高小的两位同学：毛森品、毛钦明兄弟。远远地看到“珠穆朗玛峰”般的高个头，毛泽东一眼认了出来。这不是跟自己一同坐在教室后排的毛森品吗？说起这个毛森品，真是趣话不少。毛森品原名毛生炳，年长毛泽东 4 岁，其貌不扬的他在东山高小以个头著称，被戏称为“湘乡三大景”之一（所谓“一尊毛生炳，二崇东塔顶，三推三眼井”）。说起来，毛森品这一学名还是毛泽东给取的呢。当年，因见到教员谭咏春给毛生炳的作文评语误将“炳”字写成“柄”，毛泽东一时兴起，在旁边添了句“毛内生出柄来”。恰巧湘乡方言称“柄”为“把”，此言一出不脛而走，“毛生把”的绰号，让毛生炳成为新笑柄。有同学就此打趣毛生炳，惹得毛生炳与那人大吵一架。后来，还是毛泽东向老师积极建议将毛生炳改名为毛森品，得到大家的认可，才将一天风雨化为晴空。

至于毛钦明，虽不与毛泽东同班，但既是毛森品的同胞兄弟，又系毛泽东表兄文运昌的同班同学，同在东山高小求学，又有毛森品、文运昌这两位“中介人”，自然也就相熟。“毛生把”事件发生后，正是毛钦明面责毛泽东不该轻易开此玩笑，促使毛泽东及时改过。

毛森品、毛钦明兄弟也是到长沙求学的。于是，三人结伴而行，一同挤上了开往长沙的湘江小火轮。因为手头拮据，他们坐的都是三等舱，也就是统舱。（罗绍志《毛泽东与他在‘新学堂’的旧交毛钦明、毛森品》）

小火轮启碇，突突突地打起层层浪花，沿湘江而下直发长沙。注目滔滔东流水，少年心事逐浪高。